

經部

詩傳通釋卷十二

元　劉瑾　撰

詩

朱子集傳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在吕反謀臧不從不臧覆用叶于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

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遹僻沮止臧善覆反邛病也　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僻無日而止（愚按此章稱天之意猶可見君臣隱辭之義天人合一之理）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輔氏曰昏亂之世君臣上下謀猶邪僻無有沮止之者故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夫為國者固不可以無謀猶也然觀其於謀之善者則不從其不善者則反用之則我已甚病矣不待其謀之敗而禍之來也）

潝潝（許急反）訿訿（音紫）亦孔之哀（叶於希反）謀之其臧則具是

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履反叶都黎反

賦也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具俱底至也　言小

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前漢劉向曰言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

然於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

所定乎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叶于救反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韓詩作就

叶疾救反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叶巨又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

得于道叶徒侯反

賦也集成也　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　輔氏曰洪範曰謀及卜筮夫謀貴乎博故謀及卿士謀及庶民今乃以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者蓋彼之所謂謀不過盡衆人之情而主之者則一人而已而此之所謂謀夫則是各主其謀故是非相奪莫知適從所以其謀終亦無所成就也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此亂世為謀之常態上無聽言之明則人人得以肆其說而已亦終莫能決其是非故無肯任其成敗之責者

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　孔氏曰謀而不行則

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叶平聲維邇言是爭叶側陘反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孔氏曰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聖賢也程法猶道愚按詩中猷猶字通用故前章猶訓謀此訓道而撤猷與秩秩大猷又皆作猷亦訓道經常潰遂也言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

也哉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叶補美反民雖靡膴火吳反或哲或謀叶莫徒反或肅或艾音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叶蒲寐反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膴大也多也艾與乂同治也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肅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聖哲謀肅乂即洪範五事

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輔氏曰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豈有無才之世哉故告之以國論雖未定而人民之中有聖與否者焉人民雖不多而有哲謀肅乂者焉但患王不能用之耳王不能用則雖有是五者之才皆將如泉流之不反而相與淪陷於敗故以是戒王庶其能愛護而扶持之無使至於此極也由是觀之則作是詩之大夫其心量之廣大志慮之深長學問之博洽皆可見矣觀此章及第三章則其有得於箕子之學益深矣　愚按箕子陳洪範九疇其二為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德恭而作肅言之德從而作乂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德聰而作謀思之德睿而作聖其次敘與此不同者彼以人事發見先後有序此則便文以叶韻耳

不敢暴虎不敢馮皮冰反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湯河反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叶一均反如履薄冰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　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

所以别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删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葢即用其舊也

大夫刺幽王也

宛（於阮反）彼鳴鳩翰（胡旦反）飛戾天（叶鐵因反）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陸璣曰似鶻鳩項有綉文）翰羽戾至也

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　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為相戒之端　輔氏曰兄弟相戒以免禍則發言而首及於父母者宜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叶筆力反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叶夷益反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

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温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為說

輔氏曰時人方化上所為昏亂於酒則此兄弟相戒而首及於此者亦宜也昏亂於酒則必自喪其威儀故相戒各自敬謹我身之威儀天命不又蓋言不可恃天命之常如此會有禍亂生也人能敬我身之威儀則能敬天矣天豈在外哉此義精矣　王介甫曰戒以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各則并戒其君臣也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叶此禮反）之螟（音冥）蛉（音零）有子蜾（音果）蠃（力果反）負（叶蒲美反）之教誨爾子式穀似（叶養里反）之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釋文曰蜾蠃即細腰蜂 本草注曰雖名土蜂不就土中為窟謂摙土作房耳細腰物无雌皆取青蟲教祝變成己子嘗拆窠而視之亦生子如半粟米大所負蟲却在子下摙音摙祝音呪）式用穀善也　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以興

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輔氏曰善道人皆可行不似者可教而似同一秉彝故也兄弟相戒以免禍而上念其父母下慮及其子則其意可謂懇至矣）

題（大計反）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叶桑經反）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而汝忝辱也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

月斯征矣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輔氏曰以脊令之載飛載鳴興兄弟各有所進之道雖或不同然俱求無忝辱於父母可也先生嘗因人讀詩而務使不子細戒之曰今人看文字敏底一揭開版便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而今便只管看時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是强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强一百遍時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却在說不得底意思裏面

交交桑扈音户率場啄粟哀我填都田反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觜肉食不食粟孔氏曰俗呼青雀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埤雅曰桑扈有二種青質者觜曲食肉好盜脂膏素質者其翅與領皆有文章所謂率場啄粟有鶯其羽者也呂東萊曰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填與瘨同病也岸亦獄也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愚按字書犴一作豻豻胡地犬也野犬所以守故謂獄為犴朝廷曰獄扈不食粟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宜岸獄今則宜岸宜獄矣言王不卹鰥寡喜陷之於刑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

手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輔氏曰貧窶如是而猶不忘所以自善之道然後爲君子也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反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賦也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墜也如臨于谷恐隕也輔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无罪猶恐懼輔氏曰温温恭人惴惴小心皆指他人言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言今處亂世温柔恭敬之人則如集于木而恐墜也惴惴小心之人則如臨于谷而恐隕也我其可不戰戰兢兢如履薄氷哉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此詩之詞最爲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爲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

濮氏曰此詩兄弟相戒之辭或是其人當有酒德之敗序謂刺王非矣感念存沒意極懇至每誦之令人悲愴輔氏曰一章言思念父母以發相戒之端二章言時俗所習以致相戒之意三章則相戒相勉以教其子四章則欲各自努力以無遺父母之羞其意可謂懇至矣五章則又言王不恤貧困鰥寡如我之病困孤獨當今之世或不免於羅織之禍故握粟出卜以求自善之道六章又言當世賢者尚且兢畏如此况我則又當如何哉

大夫刺幽王也

此詩不為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詞耳

弁（薄干反）彼鷽（音豫）斯（叶先齋反）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弁飛拊翼貌鷽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鵯（匹又音卑）烏斯語詞也（孔氏曰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提提羣飛安閒之貌穀善罹憂也　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

而作此詩言弁彼鸒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鸒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輔氏曰怨者怨咎已之不得其親慕者思慕其親不能忘也　問伊川謂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曰舜之怨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小弁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　問此詩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似自以為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語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

無可柰何而安之之詞也

踧踧徒歷反周道叶徒苟反鞫九六反為茂草叶此苟反我心憂傷惄乃歷反焉如擣丁老反叶丁口反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叶魯口反心之憂矣疢丑覲反如疾首

興也踧踧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鞫窮惄思擣舂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疢猶疾也　踧踧周道則將鞫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惄焉如擣矣精神憒眊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

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謝疊山曰怒焉如擣深悲至痛如有物之擣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嘆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維憂用老孔氏曰疾首頭痛也輔氏曰維憂用老維憂能老人非特能老人也又能使人病故又繼之以疢如疾首頭痛最叵忍疢如疾首則其病甚矣

維桑與梓叶奬里反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叶滿彼反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叶此里反

興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墻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愚按古者一夫受五畝宅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四圍墻下

植木桑以給蠶食梓以具器用此民居之制也蓋託以起興耳然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　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況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謝疊山曰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見其樹則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所以必恭必敬也敬其桑梓豈敢忘其父母乎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孔氏曰太子為父所放爾并言母者以人皆有父母之恩故連言之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

至是也謝疊山曰父母不我愛求其說而不可得於是歸之於天曰不知天生我之時我之日月星辰果在何處吉歟凶歟不可得而知也韓文公詩予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即生辰所在也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漼于罪反者淵萑音丸葦韋鬼反淠淠孚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戒音戒叶居氣反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屆至遑暇也　菀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漼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遂如舟之流于水中不

知其何所至乎王介甫曰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也所謂若窮人無所歸也輔氏曰見物之大者無所不容以興今王乃不能容其子使如舟之流於水中而無所屆何哉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雊古豆反尚求其雌叶千西反譬彼壞胡罪反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雊雉鳴也壞傷病也寧猶何也　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雊亦知求其妃配匹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思於其親者今王

獨棄其子何哉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輔氏曰以見夫物無不顧其親者以興已獨見棄逐如病木之悴而無枝何哉其意又切於前章矣

相息亮反彼投兎尚或先蘇薦反叶蘇晉反之行有死人尚或墐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藴之

興也相視投奔行道墐埋秉執隕隊也　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兎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

令王信讒棄逐其子曽視投兎死人之不如則其𠂻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市由反叶市救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寄彼反叶居何反矣析薪杝敕氏反叶傷何反矣舍音捨彼有罪予之佗吐賀反叶湯何反矣

賦而興也醻報惠愛舒緩究察也掎倚也以物倚其巔也杝隋其理也佗加也　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醻爵得即飲之孔氏曰醻酬古字通用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如旅酬也曽不加惠

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茍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

莫高匪山（叶所旂反）莫浚（蘇俊反）匪泉君子無易（夷豉反）由言耳屬（音燭）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賦而比也 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覰

望左右而生譖諧也問此四句莫是以上兩句興下兩句耶曰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而言亦恐有人聞之也陳少南曰王無輕發言小人之為譖者尚屬耳於垣壁間以窺伺之譖賊之生也亦伺君子之向背如何耳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比詞也王介甫曰湯逝梁發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無如之何自決之辭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

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輔氏曰此章則總其始終言之申后之黜宜臼之逐雖主於褒姒伯服之讒意者幽王之昏暴必先嘗泄此意於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以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多矣東萊先生以為推本其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者是也無逝我梁以下四句則事已決後絶意之辭耳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

怨也序以為太子之傅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

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怨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張南軒曰小弁怨慕乃所以為親親親故引關弓之疏戚為諭以見其為親親者焉凱風之作則以母氏不安于室而已七子引罪自責以為使母之不安則已之故辭氣不迫蓋與小弁異也當小弁之事而怨慕不形則是漠然而不知者也當凱風之事而遽形於怨則是激於情而莫過也此則皆失親

親之義故皆以不孝斷之於是舉舜之孝以為法焉髙子徒見小弁之怨遂以為小人之詩不即其事而體其親親之心亦可謂固矣

序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此詩明白為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為宜臼耳序又以為宜臼之傅尤不知其所據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子餘反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吳反昊天已威叶紆胃反予慎無罪叶音悴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慎審也　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昊天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威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　嚴氏曰首章傷已被讒也

亂之初生僭（側蔭反）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叶奴五反）亂庶遄（市專反）沮（慈呂反）君子如祉（音恥）亂庶遄已

賦也僣始不信之端也鄭氏曰僣不信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疾沮止也祉猶喜也　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偽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

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嚴氏曰次章言亂生於讒讒生於優柔不斷所謂懐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也今忠讒不分是以邪正渾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也

君子屢盟叶謨郎反亂是用長丁丈反叶直良反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其恭反

賦也屢數朔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霎血告神以相要腰束也周禮司盟註曰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理之有疑不協也李迂仲曰考之春秋傳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盜指

讒人也真氏曰讒人乘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然餤進邛病也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堲即韻註曰疾也讒而信盜以為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李迂仲曰鼷鼠俗謂甘口鼠魯國之牛鼠食其角而不知以其口甘朝廷之寇亦鼷鼠乎觀此則孔甘之言豈不為亂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巳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嚴氏曰三章言信讒致亂也愚按此

上三章先刺聽讒者
下三章則專刺讒人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七損反）度（音鐸）之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兎遇犬獲（叶黃郭反）之

興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貌毚狡也　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興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　詩人所見極大如此章本意則是惡巧言讒譖之人知以奕奕寢廟秩秩大猷起興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潘時舉對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而禮儀根於其心故其形於言者自無非義理也

又以躍躍毚兎遇犬獲之比焉反覆興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輔氏曰躍躍有跳梁恣肆之意讒者方且跳梁恣肆以害人自謂人莫得而知已也一旦遇智者臨之則其情偽顯露有不可得而隱者誠有似乎毚兎之躍躍而忽遇犬焉則無所逃矣嚴氏曰四章言已知讒人之情也

荏而甚反染柔木君子樹叶上主反之往來行言心焉數所主反之蛇蛇以支反碩言出自口叶孔五反矣巧言如簧顔之厚叶胡五反矣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

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顔厚者頑不知恥也　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顔之厚不知以為恥也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其斯人之謂與真氏曰憸巧之言悅可人聽如笙簧然使其知愧則不為矣愚按五章言讒人出言無恥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為亂階叶居溪反既微且尰市勇反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音紀叶居希反

何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賊而惡之故為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水草交謂之麋李巡仲曰左氏所謂孟諸之麋是也拳力階梯也骭限瘍羊為微腫足為尰孔氏曰郭璞云骭脚脛也瘍瘡也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為猶謀將大也言此讒人居下濕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為亂而讒口交鬬專為亂之階梯又有微尰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為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也然其所與

居之徒衆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嚴氏曰末章斥讒人而賤惡之也輔氏曰東萊以為非特賤之且言其本亦易驅除特王不悟耳者是也四章五章言讒言之本不難辨讒人之本不難除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叶居銀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貧反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為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　舊說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為往我之梁歐陽子曰魚梁者古人營生之具詩屢言之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但舊說於詩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輔氏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責之也而不為已甚之辭胡逝我梁不入我

門疑之也而猶有望之之意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始明言之而其情既不得而適然亦無怨懟之辭也可謂忠厚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果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唁弔失位也　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已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叶鐵因反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李寶之曰其北當階其南接門內霤也　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迹之詭祕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為可欺也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天乎柰何其譖我也輔氏曰知其逝我梁逝我陳是聞其聲而不入見我是不見其身故因其實而言之又以見蹤跡之詭祕是以人為可欺也人或可欺而天其可欺乎爾獨不畏于天而譖我如是也古人責人往往至天而極如雨無正所謂胡不相畏不畏于

天亦是意也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叶孚愔反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尼心反胡逝我梁祇音支攪交卯反我心

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　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擾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商居反爾之亟紀力反行遑脂爾車

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况于反

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豫六三爻本義曰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于四故六三上視于四而下溺于豫宜有悔者也三都賦云盱衡而詰是也愚按左太冲魏都賦云魏國先生乃盱衡而誥曰云云註謂盱舉目大視也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況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爾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以豉反叶以支反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

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賦也還反易說祇安也　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李迂仲曰亦以見讒譖之人愧不敢來也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譖矣

伯氏吹壎況袁反仲氏吹篪音池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側助反爾斯叶先齋反

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去聲錘六孔孔氏曰壎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燒土為之竹曰箎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燭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王介甫曰三物如鄭莊公令出犬雞豭以詛射潁考叔者毛遂取雞狗馬之血以盟也蓋古盟詛如此孔氏曰詛小於盟左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盟陽虎盟國人于亳社詛諸五父之衢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箎言其心

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汝如物之在貫孔氏曰與汝義如兄弟和如壎篪勢相次比如物之相貫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爲鬼爲蜮音域則不可得有靦土典反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孔氏曰蜮如鼈三足陸璣云一名射影含沙射影其瘡如疥埤雅曰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

鵜能食之醜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醜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王介甫曰作此詩將以継之而曰好歌者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于君

不義于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絶之然其絶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絶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絶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序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

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鄭氏曰暴蘇皆畿内國名　孔氏曰左傳云蘇忿生以温為司寇則蘇國在温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為三公者　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

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繆譙周又從而傳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謬耳[李迂仲曰世本古史考見此詩言伯氏吹塤仲氏吹篪遂為此說皆求詩之過也]

萋[七西反]兮斐[孚匪反]兮成是貝錦彼譖[食荏反]人者亦已大[音泰]甚

比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孔氏曰錦而連貝故知為貝之文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埤雅曰錦文如貝謂之貝錦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謂之貝貝背也]

時有遣讒而被宮刑為

巷伯者作此詩（鄭氏曰宮者割其勢若今宦者也）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譖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為是者亦已大甚矣

哆（昌者反）兮侈（尺是反）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丁歷反下同）與謀（叶謨悲反）

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愚按即箕星也以其常見於南方故謂南箕）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適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閟也

緝緝七立反翩翩音篇叶批賓反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叶斯人反

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嚴氏曰讒人情狀接續增益緝緝然如女之績往來輕飄翩翩然如鳥之飛相與經營謀為讒譖而已譖人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愼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為不信矣

捷捷幡幡芳煩反叶汾邅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音汝遷

賦也捷捷儇(叶平聲)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譖則固將受女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輔氏曰汝能譖人人亦能譖汝其禍將遷及汝矣)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詞(輔氏曰慎爾言也謂爾不信自譖者而言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自聽者而言也皆所必至之理故以之忠告於為譖者庶乎其知所畏而不敢肆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叶鐵因反)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

譖而失度其狀如此胡庭芳曰王氏云蒼天蒼天蓋以王之不明無所告愬而告之于天也輔氏曰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之也矜此勞人庶乎有以扶持慰安之也

彼譖人者叶掌與反誰適與謀叶滿補反取彼譖人投畀豺士皆反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叶承呪反投畀有昊叶許候反

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或曰衍去聲文也投棄也說文曰豺狼屬狗聲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愬按窮北之地多寒不生草木五穀投棄譖人於彼使凍餓之也不食不

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昊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　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死亡之甚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埤雅曰豺虎以殺為性則宜無所不食有北以裁為德則宜無不受者今曰不食不受且付昊天使制其罪則惡之甚也呂東萊曰記緇衣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愿刑不試而民咸服真氏曰讒人為害至深故詩人疾之亦甚舜之治四凶也以禦魑魅而大學于不仁之人欲屏諸四夷詩人之情亦若是也

楊園之道猗於綺反于畝丘叶袪奇反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興也揚園下地也猗加也畝丘高地也寺人內小臣蓋以讒被宮而為此官也愚按周禮天官寺人之官凡五人寺之言侍也侍王於路寢而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蓋奄人也孟子其字也　楊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譖始于微者而其漸將及于大臣也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輔氏曰譖始于微者進而嘗之也君若受之則譖者之氣益壯而心益大末流之禍豈止及其大臣而已哉雖王后太子或有所不免故堅讒必折其芽辦于微小可也然非明且遠者不能焉董氏曰幽王之世

大臣傷于讒者如蘇公小臣傷于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愚按劉氏此言蓋從小序以此為幽王時詩也集傳既引其說而未嘗明言其為幽王詩讀者當自得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陳壽翁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其述讒言之禍與讒人之情狀可謂極矣

巷是宮内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

愚按三輔黄圖云永巷長也宮中之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武帝時改為掖庭周宣王姜后當待罪永巷是也

伯長也王宮内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

曹氏曰巷者内人之所居伯者長也其官為寺人而職爲永巷故稱巷伯焉

班固司馬

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于王之左右親近于王而日見之宜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疎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于此云

序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丘勇反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

將樂(音洛)女轉棄予(叶演女反)

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　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則維予與女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之豉反)予于懷(叶胡隈反)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叶夷回反)

興也頽風之焚輪者也(孔氏曰迴風從上下曰頽)寘與置同置于

懐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 謝疊山曰眞予于懐是進人若將加諸膝棄予如遺是退人若將墜諸淵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崔，徂回反。嵬，五回反。萎，叶於回反。怨，叶韻未詳。

比也崔嵬山巔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 輔氏曰大德謂朋友之義出于天者小怨謂辭語忿色生于人者忘大德思小怨必是當時人有如此實事故未章因風以為比而明言

之以戒其不可如是也或以為興者拘于例耳然不若以為比之是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呂與叔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

序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蓼蓼音六者莪五河反匪莪伊蒿呼毛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長上聲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也嚴氏曰莪蘿蒿也蒿草中之高者也管子云蔞藪不生而蓬蒿蒺藜秀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

養以死于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似醉反

比也蔚牡菣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鋭而長嚴氏曰一名馬薪蒿蒿之尤麄大者也瘁病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息淺反民之生不如死之久叶舉里反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缾小罍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

言缾資于罍而罍資缾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缾罄矣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愚按以缾比父母以罍比子但取其相資之義而不取義于缾罍之小大也如左傳昭公二十四年鄭子大叔引此而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以缾喻周以罍喻晉亦不取小大之義也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至也輔氏曰玩此四句真能道孝子之情非身親歷之不知其味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許六反我長丁丈反我育

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劉執中曰防其驚也則拊之育覆育也孔氏曰謂其寒暑或身體嫗之覆近而養育之顧旋視也孔氏曰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反覆也丘氏曰不能暫捨也腹懷抱也孔氏曰謂置之於懷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謝疊山曰此章形容父母愛子之心盡之矣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者撫摩其身體察其肥瘠搔其疥癬也畜者謹其出入察其起居藏之堂奧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病疾也長者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育者如易曰育德孟子曰教育英才涵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氣開

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也顧者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顧之也復者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喚之也腹者懷抱於腹間也父母有所往將出門懷抱其子而未忍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其子而未肯置人能深思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　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輔氏曰此章則賦父母之恩未乃歎其如天之無窮無與物可以為報之意故嘗為之說曰臣之於君其忠有盡子之于親其孝無窮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曷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　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穀而我獨何為遭此害也哉嚴氏

曰孝子念親之歿瞻南山之烈烈感飄風之發發觸目皆悲傷也故嘆民莫不得以養其父母我獨何為遭此害而不得終養乎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叶分勿反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輔氏曰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哉此兩句最宜玩索末後方及其所以不得終養之意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晉王裒以父死非罪臣按司馬昭為魏安東將軍與吳戰敗昭問於衆曰

近日之事誰任其咎王褒父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而斬之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輔氏曰先生載王褒一事以見詩之感人如此必如是然後為善讀詩也以至解頤手舞足蹈皆實有是理但患人不善讀耳陳少南曰此詩孝子行役而喪其親者之所作其詞深而切李迂仲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咎責怨慕哀痛如此蓋不為母所棄不為父所逐不困于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

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有饛（音蒙）簋（音軌）飧（音孫）有捄（音求）棘匕（必履反）周道如砥（之履反）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叶善止反）睠（音眷）言顧之潸（所姦反）焉出涕（音體）

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也（孔氏曰禮簋盛黍稷）捄曲貌棘匕以棘為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儀禮特牲注曰匕用棘心孔氏曰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吉禮則用棘）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睠反顧也潸涕下貌　序以為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孔氏曰譚

國在京師之東言有饛簋飧則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輔氏曰周道只道路之道與下章周行一意故集解以為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于周是即指道路而言也然以上四句平直履視之義觀之則又似指周之王道而言豈本意只是指道路而言而其中亦含此意耶

小東大東叶都郎反杼直呂反柚音逐其空叶枯郎反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徒彫反公子行彼周行叶戶郎反既往既來叶直力反使我心疚叶訖力反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者也曹氏曰梭也柚受經者也空盡也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疚病也　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于以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輔氏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舉其甚者言之也以葛屨履霜則冬裘之不備可知矣既往既來則言其來往之不一也周道一也方其盛時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及其衰也公子行之而人心病焉時移事變而人心所感不同如此

有洌音列氿音軌泉叶才勻反無浸穫薪契契苦計反寤歎哀我憚丁佐反人薪是穫薪尚可載叶節力反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洌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　蘇氏曰薪已穫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輔氏曰上兩章既言傷於財故此章推本其困于役而言之耳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叶六直反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叶蒲北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叶渠之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叶申之反

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皂隷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　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李迂仲曰此章言東人之勞西人之逸小人得志綱紀敗壞無復王室之舊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胡犬反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

天有漢監古暫反亦有光跂丘豉反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鞙鞙長貌璲瑞也鄭氏曰佩璲者以瑞玉為佩漢天河也孔氏曰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跂隅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葢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閒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孔氏曰在天為次在地為長星之行晝夜雖各六長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愚按日月五星為緯其餘皆為經星經星周布與天為體所謂

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天而有餘者即天之旋一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則一時當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也

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歐陽子曰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降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謂不能下監也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耳輔氏曰侯邦供王賦役固其職也然為王者當有以體恤之不敢易視而輕用之可也觀禹貢之底慎財賦無逸之惟正之供則必

不至于易視而輕用之矣今也東國財力俱困而饋西人以酒則視之曾不如漿與之以鞙然之佩則視之曾不以為長易視之如此則輕用之必矣此東國之所以怨病而怨之于天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華板反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叶謨郎反西有長庚叶古郎反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戶郎反

賦也睆明星貌牽牛星名爾雅曰何鼓謂之牽牛何胡可反服駕也箱車箱也孔氏曰兩較之間謂之箱是車內容物之處較音角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劉執中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啟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詩攷曰韓詩云晨出東

方為啟明昏見西方為長庚毛氏曰庚續也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也愚按金水附日而行無定在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金星行在日後則晨見而昏不見行在日先則昏見而晨又不見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兎之畢行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啟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鄭氏曰織女有織名耳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牽牛不可用於服箱啟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歐陽子曰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啟明長

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反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揖酒漿維南有箕載翕許急反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音計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閒見於南方愚按六七月閒見於南方者指當時昏見為言也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愚按此謂南斗即上文夏秋之閒見南方者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

董氏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為踵三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為斗三星為柄

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

李迂仲曰古人多以箕斗為虛名蓋此數星皆人間器用之物有名而無實故以為喻

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于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

歐陽子曰自維天有漢以下皆述譚人仰訴于天之詞其意言我譚人困于供億取資于他者皆已竭矣欲取下天又不可得也未言箕斗非徒不可用箕反若有所噬斗反若有所挹取于東是皆怨諷之詞也輔氏曰二章三章以下文意奇逸其辭雖若闊疎而意脉貫相

連屬作此詩者非唯怨得其正其亦老于文墨者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序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據恐或有傳耳

四月維夏叶後五反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叶演女反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　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

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秋日淒淒（七西反）百卉（許貴反）具腓（芳菲反）亂離瘼（音莫）矣爰其適歸（家語作奚）

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奚何適之也

秋日淒淒則百卉具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呂東萊曰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李迂仲曰感興言下民困病如秋日淒淒然而百草俱病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曷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李迂仲曰天下莫不被禍乃云民莫不善者此據作詩者之言也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輔氏曰此章亦興也而先生但連上二章為說云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如此說則却似賦體其不解所以為興者蓋此章之說已見于蓼莪篇矣彭氏曰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惡惟夫歡樂者遇之則為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為惡況今四月之大夫夏則苦徂暑之薰灼秋則悲百卉之彫瘁冬則傷飄風之迅急是皆遇景生悲觸緒增感其心無一時得以自寬焉吟詠其詞可見當時之亂矣范氏曰言夏秋冬獨不及春蓋天氣和暢萬物發

肓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叶莫悲反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叶于其反

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　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錢氏曰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在位者變為殘賊則誰之過哉

相息亮反彼泉水載清載濁叶殊玉反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　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叶他刀反)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叶羽巳反)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　滔滔江漢猶為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鶉(徒丸反)匪鳶(以專反叶以旬反)翰飛戾天(叶鐵因反)匪鱣(張連反)匪鮪(于軌反)潛逃于淵(叶一均反)

賦也(輔氏曰此章本亦興體但有所託之物而無所興之辭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箇匪字故亦不可謂之比而只得以為賦也)　鶉鵰也鳶亦鷙鳥也其飛上薄雲漢

鱣鮪大魚也　鶉鳶則能翰飛戾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　陳少南曰言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 音夷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叶於希反

興也杞枸 苟 檵 計 也 本草曰枸杞一名地骨春夏采葉秋採莖實冬採根皆可食 桋赤栜 色 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輞　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桋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 輔氏曰維以告哀而已無他事也則其情切矣

四月八章章四句

序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小旻之什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詩傳通釋卷十二

詩傳通釋卷十三

元　劉瑾　撰

詩

朱子集傳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叶奬里反）朝夕從事（叶上止反）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彼反）

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　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　鄭氏曰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愚按此章可見詩人忠孝之心也

溥音普天之下叶後五反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叶下珍反

賦也溥大率循濵涯也　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

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饒氏曰無才者多逸有才者多勞以其能任事故也言凡為王臣者皆當任王事何獨使我為賢而勞之乎謝疊山曰自古君子常任其勞小人常處其逸君子常任其憂小人常享其樂雖曰役使不均我獨賢勞然君子本心亦不顧逸樂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

四牡彭彭叶鋪郎反王事傍傍布彭反叶布光反嘉我未老鮮息淺反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以為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膂同言王之所以

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膂力可以經營四方耳

猶上章之言獨賢也　謝疊山曰此詩本為役使不均獨勞於王事而作此章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喜我之旅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以王為知己忠厚之至也愚按此章言所以從事獨賢之意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叶越逼反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叶戶郎反

賦也燕燕安息貌瘁病已止也　言役使之不均也

下章放此　輔氏曰此章而下則方言其不均之實然亦不過以其勞逸者對言之使上之人自

察耳但言之重辭之複則其望於上者亦切矣詩可以怨謂此類也愚按以下三章凡十二句為偶皆以他人之逸樂對巳之憂勞所以形容不均之意

或不知叫號戶刀反或慘慘七感反劬勞或栖音西遲偃仰或王事鞅於兩反掌

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言事凡勞不暇為儀容也　輔氏曰燕燕安也重言之見安之甚也或燕燕而自居於休息或盡瘁而力為國事或息偃在牀以自逸或不已於行以自苦或深居而不接人聲或憂慘而自極劬勞或栖遲于家而偃仰自適或煩勞於國而儀容不整或耽樂飲酒以自樂或慘慘畏咎以自憂或

出入風議而親近從容或靡事不為而踈遠勞勩

或湛（都南反）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巨九反）或出入風（音諷）議或靡事不為（叶魚羈反）

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李迂仲曰孔子云公則說若不均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怨矣觀大東之詩則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息偃在牀者有不已于行者則天下安得而說服哉胡庭芳曰補傳云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

序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劉氏曰當作疧與瘨同眉貧反兮

興也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疷病也　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汙之思百憂則病及之矣輔氏曰夫行役者進而有王事之期程唯恐其有不期之悔退而有家事之多端唯恐其有意外之虞所可憂者因不一而足也故曰百憂戒之以

无思者言姑置之勿以為念可也不然適所以自病而已矣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叶莫迥反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古迥反

興也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於勇於容二反兮無思百憂祗自重直勇直龍二反兮

興也雝猶蔽也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序大夫悔將小人也

此序之誤由不識興體而誤以為比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音求野叶上與反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念彼共音恭下章並同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

賦也征行徂往也艽野地名蓋荒遠之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共人僚友之處者也懷思罟網也　大夫以

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輔氏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宜無不察也故呼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謝疊山曰僚友雖以恭敬自持然上無明君下無賢相無愛惜善類不知果能免禍否所以念之深至於涕零也輔氏曰言其涉行之遠歷時之久故其心之憂如中藥之毒而甚苦也其人即靖共爾位之寮友也寮友不一而足有出者有處者宜也已之征役固勞苦矣然以其所謂罪罟讒怒感急反覆觀之則寮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此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又自言我亦豈不懷歸而相與共事哉正以畏不測之罪而不敢歸爾罪罟言其以罪而加人如罔罟之取物而物有不及知者也不言思其室家而欲歸乃言思其寮友者善為辭也然室家之思固亦在其中矣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反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慕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丁佐反我不暇叶胡故反念彼共人睠睠音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衆憚勞也睠睠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　輔氏曰睠睠懷顧言已之於寮友勤厚睠睠然懷思而顧念之也譴怒則明言其罪責之及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於六反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子六反

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叶子六反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反

賦也奥暖孔氏曰即春温亦謂二月也　戚急詒遺戚憂興起也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也　言以政事愈急是以至此歲暮而猶不得歸輔氏曰采蕭穫菽則歲莫之事也　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遺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

鄭氏曰夜卧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内也謝疊山曰興言出宿又不止於睠睠懷顧矣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

式穀以女音汝

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謝疊山曰即所謂共人也恒常也靖與靜同謝疊山曰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凡事謀之心而安也共如溫共朝夕之共凡事共敬而不敢慢也君子本共又勉之以靖共也與猶助也穀祿也以猶與也上章既自傷悼此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為常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反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介景皆大也輔氏曰居亂朝事暗主與回邪之人共處易得隨風而靡惡直醜正故戒之以正直是與好是正直則神明所祐而福禄至焉不必求之於人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呂東萊曰前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歎然而知其不可歸矣故四章遠戒其同列卒章則又申言之胡庭芳曰此詩豈西征之大夫寄其僚友之處者乎歐陽子曰大雅明明在上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為誌别爾了不關詩義也陳壽翁曰此詩

因已之久役於外而思僚友之安處於內者且於已無賢勞之恨而謂憂感之自詒於彼無憎疾之辭而勉以為正直之是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視北山之詩稍庶幾焉豈賦北山者有父母故其辭極哀怨賦小明者已無父母故其辭頗和平也歟

序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鍾將將（七羊反）淮水湯湯（音傷）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入海（愚按信陽軍即今汴梁路信陽州漣水軍即今淮西道安東州漣水縣並隸河南省）湯

湯沸騰之貌淑善懷思允信也　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李迂仲曰聲之所感皆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困故聞其聲以悲以見樂與政通而不專係於音也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輔氏曰懷允不忘言其傷今思古而信不能忘也

鼓鐘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淮水湝湝戶皆反叶賢雞反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叶乎為反

賦也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輔氏

曰悲甚於傷樂所以象德其德不回則言古之君子樂與德𢑴也

鼓鐘伐鼛古毛反叶居尤反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敕留反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鼛大鼓也周禮作臯云臯鼓尋有四尺愚按集傳所引周禮考工記韗人文也然地官鼓人又云以鼛鼓鼓役事則字亦作鼛矣注云長丈二尺即尋有四尺也三洲淮上地呂東萊曰三洲作詩者賦當時所見也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王之荒

亂也　輔氏曰伐鼛舉樂器之大者言之以見其樂之盛也妯甚於悲謂常動而不息也其德不猶言與今之君子不相似也將將喈喈伐鼛言其樂之盛也湯湯湝湝三洲言其時之久也且傷且悲且妯言其憂之甚也樂之盛作之久也而民心之憂益甚則與古之王者憂民之憂樂民之樂者異矣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叶尼心反以籥以灼反不僭子念反叶七心反

賦也欽欽亦聲也磬樂器以石為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籥舞也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　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

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濮氏曰但時非古之時聞其樂祇見其可傷也孟子告齊宣王者可以觀矣

鼓鐘四章章五句

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略以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胡庭芳曰歐公云鼓鐘序但言刺幽王不知刺何事據詩文則是作樂於淮上矣然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書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夷及淮夷已皆不為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當闕其所未詳嚴氏謂古

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其論固當然而詩文亦不明言其為幽王也故集傳以為未詳又曰未敢信其必然得之矣

序刺幽王也

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為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楚楚者茨言抽敕留反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魚世反黍稷我黍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叶逸織反以妥湯果反以侑音又叶夷益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楚楚盛密貌茨蒺藜也抽除也我為有田祿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與翼翼皆蕃盛貌露積如字又音漬曰庾孔氏曰甫田言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故曰露積周語云野有庾積十萬曰億享獻也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郊特牲注曰尸始入祝則詔主人拜妥尸使之坐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為尸李寳之曰曲禮云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則尸筮無父者皆用孫之倫有爵者為之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少牢禮曰祝設几于筵上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祝出迎尸于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答拜遂坐李寳之曰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

廟則全於君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也少牢曰尸告飽祝獨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介大也景亦大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吳伯豐問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詩未嘗不睠睠於此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粢盛不潔不敢以祭古之人未有不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先生答曰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畿內諸侯矣故言蒺藜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為此事乎蓋將使我於此蓺黍稷也輔氏曰首四句推本而言以見其不忘所自也王氏以為我倉既盈則無所藏之而露積為庾其數

至德者是也然此亦甚言之以見有餘之意耳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為酒食以享祀妥侑而介大福也

濟濟子禮反蹌蹌七羊反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普庚反叶鋪郎反或肆或將祀祭于祊補彭反叶補光反祀事孔明叶謨郎反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叶虛良反孝孫有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濟濟蹌蹌言有容也輔氏曰古之祭祀用人甚多此言濟濟蹌蹌者謂凡與祭之人皆有容儀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剝解剝其皮也亨

煮熟之也肆陳之也蘇氏曰肆謂陳其骨休於俎也將奉捧持而進之也輔氏曰剥亨肆將各有其人皆蒙濟濟蹌蹌一句祊廟門内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内待賓客之處也記郊特牲曰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注云索求神也愚按門内待賓之處恐即大門之内屏墻之外人君生時所宁立見賓之地在寢謂之宁在廟謂之祊恐其神或在此故使祝祭于其處也孔甚也明猶備也著也輔氏曰王氏云凡祀裸鬯則求諸陰焫蕭則求諸陽索祭祝于祊則求諸陰陽之間蓋魂無不之神無不在求之之備如此祀事所以孔明也者是矣集傳又以為明字兼備著兩義者尤善皇大也君也輔氏曰君也者如府君之謂所以尊之也保安

也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辭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靈保神巫也神降而託於巫益身則巫而心則神也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也愚按祖考之神降而安於尸之身故因以號尸也孝孫主祭之人也慶猶福也

執爨七亂反踖踖七亦反叶七畧反為俎孔碩叶常約反或燔音煩或炙之赦反叶陟畧反君婦莫莫音麥叶木各反為豆孔庶叶陟畧反為賓為客叶克各反獻酬市由反交錯禮儀卒度叶徒洛反笑語卒獲叶黄郭反神保是格叶剛鶴反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賦也爨竈也毛氏曰饔爨廩爨也孔氏曰饔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少牢云饔爨在門東南

北上廩爨在饔爨之北踖踖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燔燒肉也炙炙肝也皆所以從獻也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儀禮特牲饋食曰主人洗角酌酳尸賓長以肝從主婦洗爵酌亞獻尸兄弟長以燔從李寶之曰羞肝亦以俎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王介甫曰執爨賤者也賤者踖踖則貴者可知也君婦尊者也尊者莫莫則卑者可知也輔氏曰莫莫有冲澹之意唯清靜而敬之至者方有此意思曰君婦者君即上也又所以尊稱之也豆所以盛内羞庶羞主婦薦之也鄭氏曰二羞所以盡歡心内羞則酏

食犧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醓音移臐音熏膮音枵胾音志李寳之曰内羞穀物庶羞牲物庶

衆也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輔氏曰為俎為豆為賓為客四為字足意

皆有為之之意故先生解為賓為客云筮而戒之使與祭者是也既獻尸而遂與之

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

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

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徧也愚按特牲主人酳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

遂酌以獻賓賓飲獻爵主人飲酢爵遂以觶酌于西

方之尊以酬賓又自飲再酌飲賓賓奠觶于薦南至

旅酬乃舉其觶酬長兄弟遂自飲更酌于東方之尊

以飲長兄弟長兄弟卒觶酌于西方之尊以飲受旅

者其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皆如初儀交錯猶東西也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其宜也李寶之曰笑語得宜者古者於旅也語格來酢報也輔氏曰禮儀卒度言其禮儀盡合法度也笑語卒獲言其於旅而語之時其笑語無不得其宜也此神保之所以來格介福之所以來報萬壽之所以來酢也

我孔熯而善反矣式禮莫愆叶起巾反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叶須倫反苾蒲必反芬孝祀叶逸織反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叶筆力反如幾音機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賦也熯竭也善其事曰工苾芬香也卜予也予與同幾

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式法齊整稷疾匡正敕戒極至也　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祝致神意以嘏假主人輔氏曰祖賚孝孫鄭氏以為但往也賚予也所以重釋上句致告之義如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集傳失解此二字曰爾飲食芬潔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衆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輔氏曰禮容莊敬解既齊既稷既匡既敕二句故報爾以衆善之極解永錫爾極一句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解時萬時億一句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李寶之曰

工祝致告以下皆序嘏主人之詞少牢嘏詞少牢曰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佐食取黍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主人曰云云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音汝孝孫注曰承猶傳也來注曰讀曰釐賜也李寶之曰亦若賚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注曰引長也言無廢止時長如是也此大夫之禮也愚按羊豕曰少牢少牢饋食諸侯之大夫祭禮也曲禮又曰凡祭大夫以索牛者謂天子之大夫也此詩為天子公卿之禮故有絜爾牛羊之文也

禮儀既備叶蒲北反鐘鼓既戒叶訖力反孝孫徂位叶力入反工祝致告叶古得反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

宰君婦廢徹直列反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叶息夷反

賦也戒告也輔氏曰禮儀既備言其禮之無不舉也鐘鼓既戒言其樂之無不奏也如此則祭祀以畢矣徂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上西面之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少牢曰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利成注曰利猶養也成畢也於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孔氏曰尸與神為節度者也神無形故尸象焉少牢曰告利成畢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遂出于廟門外李寶之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為斷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鼓鍾者尸出入奏肆

夏也周禮大司樂曰尸出入奏肆夏鍾師注曰先擊鍾次擊鼓以奏時邁也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也鄭氏曰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為敬劉執中曰不敢怠緩如神猶在也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愚按儀禮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衆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拜賓于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主人以阼俎豆籩及尸祝兄弟之庶羞宴族人於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姑姊妹之俎宴內兄弟於房所以親親也

樂具入奏（叶音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叶祛羊反）既醉既飽（叶補苟反）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叶去九反）孔惠孔時維其盡（叶子忍反）之子子孫孫勿替（天帝反）引之

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愚按廟及寢皆南向廟屋五架中架以南通謂之堂以北則分其東為房西為室此大夫之制也室有戶牖戶東而牖西牖之內為奥神位所在也房之東室之西近南各有箱爾雅所謂室有東西箱曰廟者是也廟之後別為寢以藏祖宗之遺衣冠祭時則授尸以服之其寢如廟之制而無東西箱爾雅所謂室無東西箱曰寢者是也）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

奏於寢也孔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此章即言燕私之事又曰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豈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為將受後祿而綏之也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歡慶醉飽稽首董氏曰稽首頭拜至地也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董氏曰內盡禮外盡物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羣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 輔氏曰一章言黍稷既成為酒食以祭祖考二章言絜牛羊以為牲求陰陽以備著三章言俎豆有碩多之費主婦有靜敬之德賓客之賢獻酬之禮四章言行禮之久筋力雖竭而式禮莫愆祝致神意以嘏予主人之事五章言禮樂備舉祭事既畢留同姓而燕之事六章則言燕私之事而并載燕者之慶辭也愚按詩中言濟濟蹌蹌踖踖莫莫卒度卒獲式禮莫愆

齊稷匡救者威儀之盛此德盛所致也倉庾之積牛羊之絜俎豆之碩庶飲食之苾芬者物品之豈此政修所致也德與政儀與物內外兩盡而本末兼備故以之交神明則為妥侑為烝嘗以之逮羣下則為獻酬為燕私曰萬壽無疆曰萬壽攸酢曰卜爾百福曰以綏後祿所謂受福無疆也又按周禮樂師之教樂儀大馭之馭玉路記玉藻言君子佩玉皆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或謂采薺即楚茨也

序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自此篇至車舝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

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為哀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脱在此者耳序皆失之楚茨之詩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輔氏曰精深宏博四字說盡此詩之義誠敬之至威儀之敕鬼神之享福壽之報此其所謂精深也禮樂之備品物之豐逮及之徧施被之遠此其所謂宏博也讀者更熟玩而深索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田見反叶徒鄰反之畇畇音旬原隰曾孫田叶地

因反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叶滿彼反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昀昀墾辟音闢貌孔氏曰墾耕其地闢除草萊以成桑田也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疆者為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劉執中曰疆謂有夫有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疏道之也畝壟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矣　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此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輔氏曰此詩亦是詩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

宗廟之祭也言信乎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董氏曰雍州之山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則禹固治之矣嚴氏曰言禹甸治之則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中愚按禹平水土大舜美其功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今考於詩尤信也其見於小雅則有此詩大雅則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又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魯頌則曰纘禹之緒商頌則曰禹敷下土方又曰設都于禹之績可以見禹功之在人心可以見人心之知所本也故其原隰墾闢而我得田之於是為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愚按地之勢東南下水勢皆趨之故順其勢以縱為遂以橫為溝而或南其畝東其畝也

上天同雲雨于付反雪雰雰敷云反益之以霢亡革反霂音木

既優既渥叶烏谷反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雰雰雪貌霡霂小雨貌陸農師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故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言霡霂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彭氏曰上章言地利此章言天時俗云蝗産子於地中至春夏而出地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於地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三白為豐年之兆也

疆埸音亦翼翼黍稷彧彧於六反叶于逼反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必寐反我尸賓壽考萬年叶尼因反

賦也場畔也前漢書注曰至此易主故曰易翼翼整飭貌彧彧茂盛貌畀與也　言其田整飭而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愚按詩人本欲言此章之事而先言首章田畝之疆理次章雨雪之滋生百穀而以此章首二句承上章之意言之也　於是以為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丘氏曰與尸謂獻熟食并酌齊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尸酢賓并祭未燕同姓於緩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愚按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　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懽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輔氏曰首章言我之得以墾辟夫田者禹之功也二章言我之得以生長夫穀者天之賜也此章首句則重言

首章之意二句則重言二章之意可見其不忘所自也第三句方言此乃曾孫之穡鄭氏謂斂穫曰穡是也曾孫既有此穡則以為酒食奉祭祀以盡我之孝心又皆不忘其本之意也至於遠不忘乎大禹甸治之功近不忘乎上天饒洽之賜與夫孝奉宗廟之祭是又皆可以膺受多福而不忝恩按集傳所謂陰陽和者亦承上章雨雪饒洽之意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叶攻乎反是剝是菹側居反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叶孔五反受天之祜侯古反

賦也中田田中也菹酢音醋菜也祜福也　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為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為廬舍以便

田事董氏曰每家廬舍二畝半孔氏曰古者宅在都邑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後漢書注曰井田法人受私田一百畝公田十畝廬舍直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王介甫曰地無遺利也瓜成剥削淹漬以為菹而獻皇祖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反牡享于祖考叶去久反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音聊叶音勞

賦也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嚴氏曰猶鳧鷖言爾酒既清烈祖既載清酤也鬱鬯者禮家以為釀秬為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騂赤色周

所尚也孔氏曰三代各用其所尚之毛色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董鼎曰酒以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也膋脂膏也孔氏曰刀環有鈴其聲中節膋者腸間脂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以求神於陽也孔氏曰楚語云毛以示物物色也是毛以告純以脂膏合之黍稷實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謝疊山曰祭祀之事各有司存執刀啓毛取血膋必躬親之何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子孫之養祖考必身親其勞自致其力然後盡其心焉耳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絕句一以

鬯字絶句鬱合如字一音閤鬯絶句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氏曰灌以圭瓚酌鬯始降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音熱蕭合羶馨同薌香同鄭氏曰奠謂薦孰時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也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所以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也　問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曰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便是有求底道理古人於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即陽氣

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去求之又曰如言殂落殂升也是魂之遊落是魄之降祭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

是烝是享叶虛良反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叶謨郎反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曰烝進也或曰冬祭名嚴氏曰烝昇祖妣之烝不必謂烝嘗之烝輔氏曰若以為冬祭則其義亦如楚茨二章董氏說上章既言有酒有牲以享于祖考故此章於是言以是牲酒為冬祭之烝而飲食苾芬祭事備著先祖於是既大且尊而降福無疆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愚按李賓之曰大夫之祭不祼不薦血腥而自薦熟始故

名其禮曰饋食天子諸侯則薦熟以前有祼鬯薦血腥之禮今考此詩與楚茨雖大指畧同而楚茨獨言薦熟此詩則言清酒血膋意楚茨為天子大夫之祭禮此詩或諸侯為王朝公卿者之禮歟

序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專以為成王則陋矣

倬（陟角反）彼甫田（叶地因反）歲取十千（叶倉新反）我取其陳食（音嗣）我農人自古有年（叶泥因反）今適南畝（叶滿彼反）或耘或耔（音子叶奬里反）黍稷薿薿（魚起反）攸介攸止烝我髦（音毛）士（鉏里反）

賦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為公田蓋九一之法也鄭氏曰井田之法九夫為井井税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税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税百夫其田萬畝我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蓋后稷為田一畝三畎廣去聲尺深去聲尺而播種上聲於其中苗葉以上稍耨壠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壠盡畎平則根深而能音耐風與旱也薿茂盛貌陳器之曰按西

漢志䓖上有生字墤作隤漢書曰趙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壠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介大烝進髦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即謂此也國語管仲曰農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故農之子云云注曰暱近也秀民民之秀出者也輔氏曰言農夫而終之以髦士所以重農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輔氏曰楚茨信南山二詩皆是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

奉其宗廟之祭故首皆推言昔人墾辟之功而我得以耕治以奉祭祀之意甫田之詩乃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首言有年之多與蓄積之富以見於神不可不報之意故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為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謝疊山曰民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於三代之後其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取民常少與民常多斂散得宜豐凶有備新者方收入廪陳者即取

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皆取其陳者也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斂散得其道也愚按歲取萬畆之入取之有常也積粟有餘而能散以周農則用之合宜也於有餘之中必散舊而存新則用之有序也存新散舊而無紅腐之患又見其不至於暴棄天物也又言自古既有年矣今適南畆農人方且或耘或耔而其黍稷又已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故於其所美大止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也

以我齊音咨明叶謨郎反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叶祛羊反琴瑟擊鼓以御牙嫁反田祖以祈甘雨以介

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賦也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音勾龍氏配孔氏曰后土者地之大名也鄭云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也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句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神社而祭之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獻禽以祀祊音方是也夏官大司馬曰中秋獮田羅弊致禽以祊祊注云羅弊罔止也秋田用罔皆殺而罔止衆皆獻其所獲禽焉祊當為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臧善慶福御迎也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即

神農也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孔氏曰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王介甫曰生為田畯死為田祖若樂工之死而為樂祖也又穀養也又曰善也言倉廩食而知禮節也言奉其齊音咨盛音成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庶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胡庭芳曰此章分兩節農夫之慶以上秋報也琴瑟擊鼓以下又是春祈也彭氏曰齊明犧羊此祀社方之禮也鼓鐘琴瑟此祀田

祖之樂也我田既臧農夫之慶此報於社方者然也以祈甘雨介稷黍穀士女此祈於田祖者然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叶獎里反饁于輒反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音俊至喜攘如羊反其左右叶羽已反嘗其旨否叶補美反禾易以鼓反長畝同上終善且有叶羽已反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叶母鄙反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為然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武王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饁餉攘取旨美易治長竟有多敏疾也　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耘者於是與之偕至其

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乃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輔氏曰旨則幸而喜矣否則慘然為之不樂也不曰取而曰攘者以公卿之貴而食農者之粗糲彼必有所不敢獻者故攘而取之以見上下相親如家人父子之無間也呂東萊曰此言省耕之時曾孫在上畊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間也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其農夫益以敏於其事也呂東萊曰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於農則怒矣彭氏曰喜怒非自外至田畯言喜曾孫言不怒則其上下相與皆誠心之至也

曾孫之稼如茨（才私反）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反）如坻（直基反）如京（叶居良反）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茨屋蓋言其密比也（孔氏曰謂以茅覆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梁車梁言其穹隆也（愚按小戎所謂梁輈是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箱車箱也　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處之求車以載之而言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

歸美於下而欲厚報之如此輔氏曰夫以時歛散補助不足而勞來勸相以致農夫之敏者固賴乎上之人而火耕水耘沾體塗足勞苦自竭以致禾稼之登者則實農夫之力也歸美于彼而欲報之厚宜矣若夫用其力享其奉而曰予不戕禮則然矣則是末世薄俗之所為古無是事

甫田四章章十句

序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反既戒既備乃事叶上止反以我覃以冉反

耜(叶養里反)俶載南畝(叶滿洧反)播厥百穀(叶工洛反)既庭且碩(叶常約反)曾孫是若

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覃利俶始載事庭直碩大若順也　蘇氏曰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事於南畝(王介甫曰畝大抵以南為正故每曰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輔氏曰農夫以百穀庭碩為順曾孫之欲則上之意孚于下而下之意順

乎上矣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呂東萊曰大田多稼總言之也以下至卒章自始及末以次陳之愚按此章言田事脩飭而苗生盛美也

既方既阜叶子苟反既堅既好叶許苟反不稂音郎不莠餘久反去起呂反其螟莫亭反螣音特及其蟊莫侯反賊無害我田穉音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叶虎委反

賦也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孔氏曰穗上已有孚甲孚者米外之粟皮甲者在孚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實未堅者曰皁劉執中曰穀粒之生而未充滿

曰皁稂童梁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孔氏曰稂莠苗既似禾實亦似粟董氏曰莠秕草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害苗之蟲也孔氏曰此四種蟲皆蝗也稺幼禾也孔氏曰蟲災禾稺者偏甚言其苗既盛矣鄭氏曰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又必去此四蟲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為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也輔氏曰既方既皁既堅既好自禾之秀而言以至於成實也其察之密矣又必無稂莠以分其土力無蟲蝗以戕其根株然後害不及其稺禾稺禾猶且不害則其庭碩

者可知矣然稂莠則人力足以除之蟲蝗則非人力所及也故顧田祖之神持此四蟲付之炎火之中也

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瘗蓋古之遺法如此愚按此章言苗既秀實而願其無損也

有渰於檢反萋萋七西反興雨祁祁雨于付反我公田遂及我私叶息夷反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力檢反穧才計反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賦也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

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也愚按司馬法以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是一畝之田實積百步而方十步一夫之田實積百畝而方十畝為方一百步以九夫為一井則方三夫為方三百步古者以三百步作一里所謂方一里為一井也穧束秉把也滯亦遺棄之意也劉執中曰稺謂穗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穧謂刈而遺忘秉縛之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肇載之所不盡者滯謂刈而折亂秉穫之所不通者皆緣豐歛故也

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冀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使

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穫之穉禾此有不及斂之穧束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漏之禾穗而寡婦尚得取之以為利也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既足以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夫物而慢棄之乎

謝疊山曰三代盛時君之愛民無所不用其極民之愛君亦無所不用其極農夫望雨如飢渴之望飲食也惟願其田中之洋溢今所願者公田之雨優渥霑足其餘波及我私田也尊君親上之心亦厚矣穉有不穫穧有不斂束有遺穗有滯此樂歲粒米狼戾之時也農夫何見而乃能留有餘不盡之和以養鰥寡此上好仁而下好義

也輔氏曰既無稂莠之害又無蟲蝗之害則其不可無者雨而已故此章又言其望雲興雨先公田而後私曰如此則成有年矣鰥寡孤獨聖人雖不欲有此等人然亦不能使其無也但發政施人則先及之而已雨我公田尊君之義也伊寡婦之利及衆之仁也陳壽翁曰此章欲雨公田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君利及寡婦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忠厚若此其豳風之氣象乎愚按此章復願其雨澤溥及而收成有餘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子畝並見前篇田畯至喜來方禋音因祀叶逸織反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同上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禋 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劉執

中曰曾孫以其西成乃出郊省民之斂也愚按此詩為農夫之詞故以此為農夫相告言曾孫之來省斂與上篇章旨不同也於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穫者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也王介甫曰喜其趨穫事也曾孫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賽禱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舉南北以見其餘也呂東萊曰南方用騂北方用黑孔氏所謂畧舉二方以為韻句是也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愚按卒章言其收穫之後而報祀穫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茨信

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為豳雅其詳見於豳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吳伯豐問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即豳雅反覆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斷無可疑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臧為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景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輔氏曰上之欲報其下者如此則是君以民為體也下之欲報其上者如此則是民以君為心也上下之情相類以為一則君之德固厚而民之德亦厚也李迂仲曰楚茨信

南山甫田大田其始皆言黍稷次言祭祀乃以福祿終之張文潛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至美極治之時也而其本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耕耘之時而後及於祭祀禮樂之事也蓋田事備則衣食足衣食足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有壽考安樂之盛此詩人探其本而要其終言之序如此此詩攷曰蕭望之云覆及矜人哀此繇寡上惠下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序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無韻未詳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

音昧韐音閤有奭許力反以作六師

賦也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問洛水或云兩處曰此只就洛邑言之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積也韎茅蒐所染色也李寶之曰茅蒐一名蒨可以染絳韋昭謂急疾呼茅蒐成韎故因以名其所染也韐韠也合韋為之孔氏曰是蔽膝之衣李寶之曰合韋為之故謂之韐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愚按韋弁詳見六月常服注奭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愚按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蓋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家為二軍六軍總七萬五千人也此天子會諸侯

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頂反）琫（必孔反）有珌（賔一反）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賦也鞞容刀之鞞今刀鞘（音笑）也琫上飾珌下飾亦戎服也（毛氏曰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珧音遥璗音蕩璆音求孔氏曰珧蜃甲也黄金謂之璗）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萬年

保其家邦叶卜工反

賦也同猶聚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詩多有酬酢應荅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桑扈鴛鴦皆然陳壽翁曰講武事而不忘武備乃所以久福禄而保國家之道也知此則後世之廢武備而不戒不虞如晉武者其不能久安長治宜也

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此序以命服為賞善六師為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濮氏曰洛邑初成成王嘗往受諸侯之朝宣王復命諸侯于此序所謂明王即指此矣安知非當時美之之時何以別其為思古歟以君子至止為諸侯來受爵命以作六師為使之攝卿士以行軍而因以賞善罰惡稱之何其誕妄而不作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思呂反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叶想與反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裳裳猶堂堂董氏云古本作常常棣也湑盛貌覯見處安也　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

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美盛矣我覯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輔氏曰為諸侯而使天子見之悅樂如此是宜有譽處矣先生正以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相似故知其為天子美諸侯之詩以荅瞻彼洛矣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叶墟羊反矣

興也芸黃盛也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輔氏曰文

章則德之𤧚中而彪外者德之彰著如此則固宜其有福慶也

裳裳者華或黄或白（叶僕各反）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叶祖戈反）之左（同上）之君子宜（叶牛何反）之右（叶羽已反）之右（同上）之君子有（叶羽已反）之維其有（同上）之是以似（叶養里反）之

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

其所有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序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

此序只用似之二字王説

此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詩傳通釋卷十三